

### 期待與惶恐

經過數月來的等待，短宣隊終於要出發了。在這數個月中，我們學習了短宣的心理預備，用了不少的時間來討論行程上的安排，也作了一些事奉上的準備工作。但是在踏上飛機的那一刻，我還是感覺到我們預備的不夠，同時也感覺到對要去的工場有太多的陌生，以致對我們能夠作甚麼有很大的疑問。一方面我期待神的能力能在我們的事奉上彰顯，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卻覺得極其惶恐，我們那麼倉促的準備能有用嗎？在這時候，我深深的感受到先知以賽亞的心情：「禍哉！我滅亡了……」在長途的飛機上，我睡得不是很好，只好靜靜的禱告，求神饒恕，也求祂的帶領。

### 香膏的見證

在聖保羅遇到了一位當地的姐妹，她知道我們是從美國來的短宣隊，便熱情的招待我們，她為這次的短宣費用奉獻出一筆為數不少的數目，這種奉獻的精神使我不期然的想到馬太福音二十六章裏把香膏澆在耶穌頭上的女人，當時耶穌說：「……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記念。」我們竟然在巴西聖保羅遇到這樣的一個為神奉獻的例子，使我們所有人受到深深的激勵，也同樣為神的豐富預備來向祂感謝。這一個香膏的見證也成為我們奉獻的榜樣。

### 慕義 (Mogi) 的禾場

慕義是聖保羅郊區的一個小市鎮，離聖保羅市中心約60公里。我們先在星期六早上拜訪了當地的台語教會，教會的鄭牧師向我們簡略的介紹了教會的歷史，教會的人數不是很多，主要是以台語為主，葡語為輔的事奉，但弟兄姐妹的忠心奉獻使教會的場地擴展得很大，除聚會的禮堂外還有交誼廳，不同的教室，甚至有運動的球場。這裡又是一個忠心奉獻的例子。

我們短宣隊在慕義的工作是由在聖保羅華傳的同工李楚帆傳道負責，他告訴我們計劃短宣隊在星期天晚上為慕義附近的說廣東話的華人主辦一個佈道會。所以在拜訪了教會之後，我們便在附近的城鎮向華人商店派發佈道會的傳單和福音單張。當地的華人主要來自中國廣東台山附近，主要語言是台山話，我們說的廣東話也可以溝通，但慕義教會的台語對他們來說就很困難了。他們主要從事的行業是巴西的零食店或一些雜貨店，營業時間是每週七天，除星期天外都到晚上八、九點，因為慕義不是大城市，所以星期天可以早一點休業。他們對我們的拜訪都很熱情的招待，只是因為是在他們的營業時間，我們不方便作很深入的交談，在發了福音單張和邀請佈道會的傳單後便要匆匆的離開，他們有的表示有興趣，有的卻推說生意繁忙不能參與。所以我們對有多少人會來佈道會一點都沒有把握，只好放在禱告中。

第二天下午就回到慕義教會作準備工作。時間到了，來的人竟然愈來愈多，我們竟要頻頻加椅子，更嚴重的是孩子來了很多，有些更在門前跑來跑去，我只得放下計劃中的工作來勸導這些孩子們到教室去參加為他們預備的兒童節目。在佈道會裏約有一半的人都很用心的聆聽見證和信息，另一半人卻用這個機會來彼此聯誼，但感謝神他們踏進了教會的第一步。

看來慕義這些華人生活忙碌，極其需要福音，他們對教會也不是很抗拒，當天晚上就有一人聽了見證認罪悔改；看起來這個地方是一個可供耕耘的福音禾場。神啊！願祢差派祢的工人來耕耘吧！

### 樂兒與樂青（Happy Kids, Happy Teens）的勞苦

我們在聖保羅工作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在樂兒學校裏辦幾天的兒童營。聖保羅是華人比較聚居的城市，這些華人為了生計也是同樣的忙碌，有了孩子後多把他們送回中國由親人撫養，待生活安定了以後才把他們接回巴西（我們所接觸到的孩子中有幾個才在巴西不到數月），而樂兒和樂青的服事對象就是這些生活較安定（也較富裕）的孩子們，教導他們中文、葡文、和其他的課餘補習，也透過這些接觸機會把福音傳給他們，最終是盼望福音能把這些家庭建立為健康的家庭。

當父母在為生計忙碌奔波時，樂兒、樂青的老師們就成為這些可愛孩子們的良師益友。他們在早上八點以前就到學校，傍晚六時才離開，星期五晚上有的還要幫忙年青人的團契。他們雖然忙碌，卻用喜樂的心情來帶領孩子們的成長。我們這幾天的兒童營，一方面幫助把福音在孩子心中撒種，另一方面也讓這些老師們有幾天的休息。當我們帶著疲累的身體離開時，我深切的希望我們這幾天的勞累並沒有白費，願神繼續的祝福這個事工。

### 新與舊的矛盾

里約熱內盧是巴西一個著名的旅遊城市，但是這裡聚居的華人並不是很多，主要是從中國浙江溫州一帶過來，也有從福建過來的。他們主要經營一些貿易批發等的生意。據這裡的同工解釋，市內的華人都多以家族的傳統形態來維繫。市內比較集中的有三間華人教會，規模都不是很大。因為聯繫倉促的關係，我們只能和其中一個較小的教會聯繫上，接待我們的是這個教會的孫牧師和幾個同工，雖然我們和他們都有不同的背景，但他們都是熱情的招待我們，慷慨的支援我們的住宿和飯食。

在第一個晚上的聚會，因為我們並不明白這邊信徒的背景，所以挑用的詩歌他們都不會唱。他們平常唱的都是中國小敏作的迦南詩選，間中也加一些讚美之泉的詩歌。我們海外傳統的詩歌他們都不會。所以在以後的聚會裡我們立刻改換了讚美之泉的詩歌，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在這個教會裡，星期天的聚會人數只有五十多人，但是人數雖然不多，卻仍然需要普通話和葡語的同時運作。和我們一樣，年輕的是使用葡語，年長的卻用普通話。年輕的（相對來說）喜歡近代的讚美敬拜形式，而年紀大一點的卻希望保留舊的形式。教會雖然不大，但這些矛盾卻衝擊著教會的同心。

### 古城的呼聲

我們的最後一站是較南邊的城市 Curitiba 古城（不是古舊的古，而是譯音的古，Curitiba 該唸作 Curigiba）。比較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來說，古城是一個較小的城市，但治安與居住環境都比其他的城市要好。古城的華人可以分成三大群體：第一群體是一些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從葡萄牙在東非殖民地（Mosambique 莫桑比克）因當地排華風潮而移民到巴西的華人，他們祖籍多來自廣東台山，但可能已是莫桑比克的第二、三代移民，基本上能說流利的葡語，也會台山話，也會聽

一點的廣東話，但完全不會讀中文。這些華人都已經定居巴西多年，生活比較安定，他們的孩子也多已融入巴西社會。我們曾探訪了兩個這樣的家庭，一個生活富裕，小女兒在教鋼琴；另一個卻身患血癌，舉目無親，情景可憐。第二大群體是八、九十年代從台灣移民到巴西的華人。他們都說台語和普通話，說葡語的程度就隨著年齡和學歷的不同而異。他們的生活環境也相對的穩定。古城華人教會就是這一個群體建立的，派系是歸於台灣長老會。第三大群體是這十多年從中國廣東台山、開平湧進巴西的華人。他們的語言是台山話，多半都會廣東話，年紀較輕的也會普通話。這些人多在零食店裡工作，或在服飾店工作。古城雖然不像聖保羅或里約熱內盧那麼大，但也是比慕義大多了，所以也相對的比較繁榮，以致這裡的華人店鋪每星期七天每天十五、十六小時的營業，營業額大了，但是費用也高，生活也是很困難。

古城只有一家華人教會，就是前面說過的古城華人教會，他們雖有對其他華人群體傳福音的心志，但言語成了一個很大的障礙，而華人生活的忙碌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當他們帶我們到那些華人店鋪去探訪時，他們雖認識那些華人，但卻不能作深入的溝通；我們到了，卻很容易的和他們閒話家常，談到他們的需要。有一些本來是信徒的，但卻表示因言語的困難不能與古城教會的人溝通。

最近聽說已經有耶和華見證人差派一位會說華語的巴西傳教士到古城來工作，另外也有一位香港神的教會的傳道也在這些華人中工作。我自己就在探訪那患血癌的女士時看到她在看一份耶和華見證人發的一本葡語讀物；也有兩個年輕的女孩子向我們表示她們已經開始去神的教會那裡聚會。古城是一個困難而貧瘠的福音土地，但是我們也同樣看到也聽到像馬其頓一樣的呼聲，誰願意回應這個呼聲呢？

### 心靈的迴響

這次的短宣使我有極大的震撼。在美國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極其舒服和富裕的環境，就算是低下層的勞工也有很多休閒的時間，教會、信仰是眾多選擇中的一個選項。但是在巴西的大多數華人，他們為了生活的緣故而只有一個選擇：為生活而忙碌。福音、信仰對他們來說好像是一項很遙遠的事，他們沒有也不會看到福音的重要性，除非有人能把這福音帶到他們之中，除非有人能把神的關愛和他們分享。神啊！祢的工人在那裡？